

精华本

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世间最美的诗：《诗经》

雅

宋德宪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精华本

关雎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

世间最美的诗：《诗经》

雅

宋德宪 著

四牡骅骝 周道倭迟 岂不怀归 王室靡盬
四牡骅骝 嘒嘒騶马 岂不怀归 王室靡盬
翩翩者騅 载飞载下 集于苞栩 王室靡盬
翩翩者騅 载飞载止 集于苞杞 王室靡盬
鸛鳴四駘 載驅駉駉 岂不怀归 是用作歌
駉駉牡马 在坵之野 薄言駉者 有騶有皇
有騶有黄 以车彭彭 思无疆 思马斯臧
駉駉牡马 在坵之野 薄言駉者 有騶有駉
有騶有騶 以车伾伾 思无期 思马斯才
駉駉牡马 在坵之野 薄言駉者 有騶有駉
有騶有騶 以车绎绎 思无斁 思马斯作
駉駉牡马 在坵之野 薄言駉者 有騶有駉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精华本. 雅 / 宋德宪著. —兰州:兰州
大学出版社, 2014. 1
(世间最美的诗)
ISBN 978-7-311-04408-4

I. ①诗… II. ①宋… III. ①古体诗—诗集—中国—
春秋时代 ②《诗经》—注释 ③《诗经》—译文 IV.
①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7893 号

责任编辑 张国梁 王淑燕
封面设计 李鹏远

书 名	世间最美的诗:诗经(精华本)·雅
作 者	宋德宪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	15.25(插页 1)
字 数	233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408-4
定 价	34.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自序

导论。《诗经》穿越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长达五百余年的岁月风尘,或浅吟低唱、婉转动听,或钟鼓齐鸣、颂声煌煌。与今天诗歌在生活中的式微不同,那些读起来诘屈聱牙、晦涩难懂的诗句,都是从曾经鲜活的生活和生命中走来,是最朴实、最真挚的歌唱。我们不能把《诗经》当作来自远古的语言化石,它像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古莲子一样,只要有适宜的阳光、温度和雨水,今天的我们仍可以激活它,让它开花、结果。无论“今夕何夕”,若你游走在《诗经》的层峦叠嶂间,总会发现文字背后似乎裹藏着熟悉又亲切的灵魂。

《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传世至今。然自从被捧上儒家经典的宝座之后,诗旨遭经师的附会,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的金科玉律和辅成王道的“谏书”。今天的我们该怎样读《诗经》呢?要走向《诗经》的时代,就必须懂得诗经学是研究《诗经》的内容、性质、特点、源流和派别的一门学问。在封建社会里,《诗经》学以经学研究为主体,但也存在着关于文学特点的探讨。现代诗经学,则以《诗经》经学与《诗经》文学相结合的研究为核心,各类专题研究同时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诗经学的过往研究整合,必然就能体味出《诗经》的真谛。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诗经》中一些陌生的汉字、难解的文言都给现代读者带来了不小的阻力,让读者在欣赏《诗经》的优美之时,常常产生不必要的停顿,对《诗经》的理解产生困惑。因此,本书精心择选七十余篇名作,作为《诗经》的典范,并且将诗中的生僻字、古今异体字、多音字进行了注解。相信如此为之,必可为读者省去很多的查阅时间,有助于读者对相关诗作的理解,让读者顺畅、轻松、愉快地阅读《诗经》,更直接地感受《诗经》的语言美、意境美。同时,诗歌的后面都配以详实的注释、精彩的概要、准肯的译文、科学的品鉴,帮助读者直观而深入地理解诗文,准确地把握诗篇的精髓,体验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诗经》共收集了三百一十一篇诗歌,其中六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





容；现存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题解。《风》又称《国风》，一共有十五组，“风”本是乐曲的统称。“风”这个名词的本义就是乐调，《大雅·嵩高》云：“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这是《诗经》中的内证；《左传·成公九年》云：“使与之琴，操南音……乐操土风，不忘旧也。”这是史证。“土风”显然是地方乐调。朱熹《诗集传序》解释：“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各用其地方乐调演唱的诗歌，共计一百六十篇。周王朝收集和应用这些地方乐歌，首先是为了推行政治和社会道德教化（即“上以风化下”）；其次是为了解民情，作为行政的参考，来改良政治（即“下以风刺上”）。因此，编辑这些风诗有明显的政教目的，其内容也符合这个目的。“风”诗的作者分布于社会各阶层，有贵族、士吏、里巷平民，但能确定为劳动人民创造的诗歌少之又少。

《雅》分《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共计一百零五篇，均是周王朝都城所在地的诗歌，多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宫廷诗。这类诗之所以成为《雅》，主要着眼于王朝都城所在地的诗歌称为“雅”，是从政治角度命名，那里是政治等级最高层所在之处，故称为“雅”。《毛诗序》解释：“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训雅为正，用的是它的引申义。雅，本指高，即政治等级的最高层，是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故引申为正。“雅”诗的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贤人德政的，有讽刺弊政的。

《周颂》《鲁颂》和《商颂》合成三颂，共计四十篇。其中《周颂》三十一篇，一般认为其中大部分是西周前期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四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五篇，自古以来一直相传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不过，目前学界认为《颂》是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和诗史，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德的，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毛诗序》解释：“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从功用上下定义，基本合乎当时的实际。那么，为何祭祀神灵的诗歌称为“颂”呢？通常都以颂扬、赞美的角度加以解释。《周礼·春官·大师》提到六诗时有《颂》，《郑笺》解释说：“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义美之”。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谨守《毛序》之说，从颂扬美德方面去理解

《颂》。然而,综观“三颂”,并不完全是颂美之词。如《周颂》中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似乎是周成王的悔过诗,这几首诗检讨过失,自我警戒,有的语言沉痛,忧郁叹息。显然,从赞美称颂方面下定义是不确切的,无法涵盖“三颂”所有的诗篇。经学家认为,祭祀用诗而成为颂,着眼于人神交往和沟通。

注释。全书框架宏大,注释细致,稽查史籍,贯穿注释的中心线索是三种《诗》学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观、经学《诗》学观与文学《诗》学观,运用这三种诗学观,来阐释《诗经》学,解释诗篇主题。本书以汉《毛传》《郑笺》,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下简称《正义》)、宋朱熹《诗集传》(下简称《集传》)、康熙末年王鸿绪等奉敕编《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乾隆二十年敕编《钦定诗义折中》(下简称《诗义折中》)等权威著作为纲;纲举目张,并参用近人高亨《诗经今注》(下简称《今注》)、余冠英《诗经选》,夏传才《诗经讲座》,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简称《注析》)等历代重要代表性著作、论文、以及史籍文献、出土文物和最新研究成果;引用古今诸家说解、训诂、评析,对《诗经》全面、翔实、科学、准确地“注释”。拨开经学的雾翳,弹却《毛序》蒙上的灰尘,揩清后世各时代追加的油彩,露出《诗经》的客观存在和本来面貌。

在《诗经》注释方面,本书运用文字训诂学的方法解释《诗经》。训释《诗经》中的词语是用义训的方式。所谓义训,是以词语在语言中实际使用的意义直接解释词义,不从字形结构或字的音义关系上去分析推论,而是以通语、常语去解释《诗经》中不易知的文言、古语和方言俗语。这是我国后来一般解释《诗经》以及古书词语的字书、辞书所通用的方式。义训解释的具体方法很多,本书对《诗经》的训诂主要有以下方法:

第一,直训,即直接用一个单词解释一个单词。以《敬之》篇为例,《释名》云:“敬,警也。”敬通“警”,警戒义。之:语助词。天:天道。维:是,助词。显:显明。《尔雅·释诂》:“显,光也,又见也。”《集传》:“显,明也。”思:语助词。《集传》云:“思,语辞也。”

第二,递训,即为了说明词义,几个词辗转相训。例如:不易: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下简称《通释》):“《大雅·文王》篇‘骏命不易’,《释文》述《毛》云:‘不易,言甚难也。’”无曰:无谓。无曰高高在上:无谓高极其高之上天,在上而不吾察。《郑笺》:“无谓天高高在上,远人而不畏也。”《集传》:“无谓其高而不吾察,当知





其聪明明畏。”又如“茺苢，马舄；马舄，车前”。茺苢是古语词，用俗语马舄来训释，用这个俗语词怕不完全为人们所了解，所以又用药草名“车前”再作训释，茺苢的训义就完全清楚了。递训就是对训释词再作训释，以求准确地表明被训释词词义。

第三，同训，即把一组同义词汇集起来用一个常用的词语来解释，被释词是古语词，释词是当代语词。这样除了达到训义的目的，又便于掌握和比较同义词。

第四，分训，即对多义字的训释，或分条分别说明它们的意义，或在同条中分别列几个义项，依次训释。

第五，互训，即意义相同的语词互相训释，也就是用甲释乙，又用乙释甲，如：“亮，右也。右，亮也。”

第六，义界，即用一句话或几句话对所释词语的意义做出概括的解说。例如：宋严粲《诗缉》云：“敬而又敬，勉之以诚之不已也。”马瑞辰《通释》阐释说：“敬之，本义即警也。……敬之，敬之，犹云‘戒之，戒之。’”但使用义界有四种情况：

一是被释古语词或方言语词找不到相当的今语或通语来对释，只能对其意义做概括解释。例如：命：天命，指承受天命。不易：天命不易常保。

二是被释词为专名词或基本语词，无法用别的单词对释，只能对其含义做具体说明。例如：赵帆声《诗经异读》阐述谓：“《郑笺》：‘群臣见王谋即政之时，故因时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恶与善，其命吉凶不变易。’按：‘敬之哉’之前，《笺》言‘戒之曰’，然则此敬字当读如‘警’，《说文》：‘警，戒也。’此诗‘敬之、敬之’，即戒之，戒之！警与敬古字通用。”

三是对被释的名物的形象或特性做具体的描述。例如：“獬豸，如人，被发，迅走，食人。”又如：“九州岛”，则将九州岛名称及位置逐一说明。

四是对某些词语的历代沿革做解释，或对成语语句做解释。例如：程俊英、蒋见元《注析》：“《毛传》：‘士，事也。’这里指政事。这句说上帝好像常升降于人间，察看人们所做的事情。”这样除了达到训义的目的，又便于掌握和比较同义词。

同时，以《尔雅》为范本，运用以共名释别名、以学名释俗名的训诂方法。如：

“蚍蜉，大螳（蚁）。小者螳。螳，打螳。蟹，飞螳。”蚂蚁的“蚁”是蚂蚁类的共名，蚍蜉是大蚂蚁，螳是大红蚂蚁，蟹是带翅蚂蚁，这样因类求义，相当清楚。又如：“茨，蒺藜。茶，苦菜。”茨、茶是学名，蒺藜、苦菜是俗名，这样不仅是以俗名释学名，也起到俗名、学名互释的作用。

综上所述，训诂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诗经》中被释语词有单词、复词，也有四字的成语和古籍中难懂的语句。成语和语句大多出自《诗经》。只有在得到训诂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对《诗经》精选诸篇进行准确翻译。如《周颂·敬之》首节翻译如下：

敬戒之哉敬戒之哉！悠悠天道而甚显明。

其命无常不易保住，无谓高极其高上天，

在上天而不吾明察，更当知其聪明明畏，

常若陟降吾之所为，无日不监视而在兹。

其注释特点是：

第一，训诂渊源有自。如释《周南·葛覃》《召南·草虫》等篇，义见《礼记》；释《召南·行露》篇言“淄帛五两”，释《召南·野有死麇》篇，谓“凶荒杀礼”，都取自《周礼》。

第二，多存古书逸典。如《邶风·定之方中》，《毛传》云：“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又如《魏风·伐檀》，《毛传》云：“兽三岁曰特。”《正义》谓：“毛氏当有所据，不知出何书？”

第三，作传独标赋、比、兴法。如《邶风·凯风》一章作比体，二章作兴法。如《鲁颂·泮水》前三章作“赋而兴”法。

第四，分章立注，以单个字词为独立的训诂单位。尽量兼顾简洁与周详。编辑示例：

①采用古音古义纠正讹误。如《小雅·巧言》“无拳无勇”，《毛传》：“拳，力也。”马瑞辰《通释》云：“拳者，卷之假借。《说文》：‘卷，气执也。’引《国语》曰：‘有卷勇’……卷亦为勇。古人不嫌语复，犹之‘无罪无辜’，辜亦为罪耳。”力求达诂。

②用双声叠韵原理指明通假。例如《皇皇者华》“我马维驹”，《释文》：“驹，音俱，本亦作骄。”马瑞辰《通释》：“《说文》：‘马高六尺为骄。’引《诗》‘我马维骄’，是

《毛诗》古本作骄之证。骄与驹双声，古盖读骄如驹，以与濡、驱、諏合韵，与《汉广》诗以驹韵菱、《株林》诗以驹韵株者，其本字皆当为骄正同，后人据音以改字，虽作驹耳。”

③用同类义例概括全书。例如《蒹葭》“宛在水中央”，马瑞辰《通释》：“《诗》多以中为语词，‘水中央’，犹言水之旁也，与下二章‘水中坻’同义。若如《正义》以‘中央’二字连读，则与下章坻、沚句不相类矣。”

④举三家遗说以订《毛诗》。如《鸿雁》“谓我宣骄”，王引之《经义述闻》：“宣骄与劬劳相对成文。劬亦劳也，宣亦骄也……宣为侈大之意，宣骄，犹言骄奢。非谓宣示其骄也。”订正《毛传》训宣为“示”之误。如《思齐》“则百斯男”，《通释》：“百男特颂祷之词，犹《假乐》诗‘子孙千亿’耳，《传》谓‘众妾则宜百子’，失之。”此明订《毛传》舛误之例。

⑤采取以诗论诗、以诗译诗、以史证诗、以诗明史之法，使其符合逻辑与诗旨。如《定之方中》，《毛序》谓：“《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悦）之，国家殷富焉。’”《郑笺》阐释说：“春秋闵公二年冬，狄人入卫，卫懿公及狄人战于荣泽而败。宋桓公迎卫之遗民度河，立戴公以庐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鲁僖公二年，齐桓公城楚丘而封卫，于是文公立而建国焉。”《集传》云：“苏氏曰：‘种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后，其不求近功。’凡此类也。”上述三说，阐明了此诗的背景与主题。

第五，应用已见，广采诸家注解阐释，精心挑选，择善而从，不主一家；并选取考据新评说、发掘创新，尽量将有价值的古今注释、解析附后，作为佐证和辨析，力争无误。引证经学家之训诂，兼采不同说解，使其更符合《诗经》逐篇原貌。对生僻字、古今异体字、多音字妥善注音。如《防有鹄巢》曰：

“防有鹄巢，邛有旨苕。”防：河堤，引申为防范，即防范谗人挑拨离间。《集传》：“人所筑以捍水者。”宋欧阳修《诗本义》：“谗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故，必由累积而成，如防之有鹄巢，渐积累成之尔。”《毛传》：“防，邑也。”《释文》：“防，邑名也。”马瑞辰《通释》批驳毛说：“此章‘防’与‘邛’对言，犹下章‘中唐’与‘邛’对言。邛为丘名，则防宜读为隄防之防，不得以为邑名。鹄巢宜于林木，今言‘防有’，非其所应有也；不应有而以为有，所以为谗言也。”马氏所言极是。赵帆声《诗经异

读》云：“邛字既言‘丘’，非地在济阴之邑，则防字不当谓邑名，凡《诗》对言之例，多以同类为之，故防当作隄字。《说文》：‘防，隄也。’隄，或作堤。防，亦作坊，从土。堤防，本以防止洪水泛滥，引申以为防范。”一说防为枋之借字，木名。高亨《今注》：“防，借为枋，《说文》：‘枋，木也，可作车。’《庄子·逍遥游》：‘我决起而飞，抢榆枋。’《释文》：‘枋，李云，檀也。’奚侗说：‘榆枋即榆枋。枋，白榆。’（《庄子补注》）。”袁梅《诗经译注》认为：“是一种常绿乔木，羽状复叶，花色黄而美，去皮煎汁，可为红色染料。亦名苏木、苏枋。”

邛(qióng)：土丘。《毛传》：“邛，邱也。”旨：甘美。《集传》：“旨，美也。”苕：蔓生植物名，苕草，又名苕饶，翅饶。生在低湿之地。《集传》：“苕，苕饶也。”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苕，苕草也。幽州人谓之翅饶，茎如劳豆而细叶，似蒺藜而青；其茎叶绿色，可生食，如小豆薺也。”宋欧阳修《诗本义》云：“如苕饶蔓引将及我也。”清马瑞辰《通释》：“古苕、芳多假作‘苕’，《豳风》《传》：‘茶苕，苕也。’若以苕为芳之假借，尤非邛所应有。”又云：“苕生于下湿，今诗言邛有者，亦以喻谗言不可信。”马氏解释兴义，符合诗旨。

第六，此书注释，征引繁富，资料详瞻，内容丰富，见解新颖，多有新意，并紧扣原诗之义，做到见解精辟、深中肯綮、自然流畅，并能科学准确地表达原诗内容，使人感受到古代诗人脉搏的跳动。如《陈风·防有鹊巢》首章云：

“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侑予美，心焉忉忉。”

汉译为：

“宣公信谗，君子忧惧而作此诗也。曰：鹊巢则以渐构成于林木，旨苕则蔓延连及于山丘。今谗人构成其事而株连甚众犹是也，夫谁如此幻惑欺诳予美之人乎？谗人在于君侧，我心则忉忉然忧之。”此章比法。又如《定之方中》首章云：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汉译为：

定星光照升当空，文公兴建楚丘宫。

东西测度凭日影，楚室筑造动土功。

先种榛树与栗树，椅桐梓漆皆栽种。





制作琴瑟伐木用，鼓瑟和鸣国繁荣。

第七，破除前人陈腐之说教，运用训诂学的方法，曲畅旁通，依文述义，订正讹文、误字与曲解。盖其详于训诂名物，又能总古今之说，择善用之，故能涵盖前儒，立义准确，符合诗义。既不迷信古人，更不抹杀古人，对于有些传统说法，确实言之有据，可以置信的，则仍予采用。且采取以史带论，以史证诗，史论结合的方法，吸收古今考据学家和经学家训诂、考证、辑佚工作的新成果。注释涉及百科，内容博大精深，具有学术史性质。编辑《陈风·防有鹄巢》末章为例：

“中唐有甃，邛有旨鹇。”唐：庙内的甬道。中唐即唐中，中庭的堂途（庙内的甬道）。《毛传》：“中，中庭也；唐，堂途也。”《尔雅》：“庙中路谓之唐。”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解释谓：“唐义训大庙之中路，比所居官室之中路为大，故曰中唐。”一说唐：堤。《国语·周语》：“陂唐污卑。”韦昭注：“唐，堤也。”《吕氏春秋·尊师》：“治唐圃。”高诱注：“唐，堤，以壅水”（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下简称《新注》）。甃（pì）：古代的砖。又名甃甃、甃甃。《毛传》：“甃，甃，甃甃也。”《尔雅》：“甃甃谓之甃，盖地下所践者。”鹇（yì）：《韩诗》作鹇。植物名。绶草。《尔雅》：“鹇，绶。”《集传》：“鹇，小草；杂色如绶。”郭璞：“小草有杂色似绶也。”一说今盘龙参。兰科。穗状花序盘旋而上。似绶。（陈子展《诗经直解》，下简称《直解》）

“谁侑予美，心焉惕惕”。惕惕：忧惧。《毛传》：“惕惕，犹切切也。”清陈奂曰：“惕惕，亦忧劳之意。”其辞曰：“中唐之甃非一甃，排众甃而成路；旨鹇之色非一色，杂众色以成文，今谗人多方罗织以文，致夫人之罪犹如此。夫谁如此欺惑予美之人，乃使我心惕惕然滋惧。”此章比法。

朱熹《集传》解读说：“此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之之辞。故曰：防则有鹄巢矣，邛则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侑张予之所美？使我忧之至于切切乎！”此备一说。

概要。每章译文之前，通用七言或八言体，简明解释《诗经》各篇的主旨思想、历史背景、诗义内容、诗旨内涵、作者身份、思想情感、颂美讽刺、赋诗之故等。使读者了解诗旨，借鉴诗意，品鉴艺术，一举而三得。力求诗旨准确，自然通达，趣味深长，委婉动人。编辑示例：

《豳风·鸛鸣》：

周公辟谣居东邑，成王未知周公志。

周公作诗而貽王，托鸟自比护鸟巢。

《小雅·六月》:

王命吉甫北伐狄,王国封域定匡正。

北伐有功凯旋归,诗人叙事以赞美。

译文。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翻译《诗经》,从文学研究与经学研究角度出发,确定诗篇的主题,领会诗篇的意境、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从而进行译文的再创作。同时,注重主题思想的准确评价,注重译作形式的艺术风格,注重词语典故的传神翻译。尽力保持原诗的形式、风格和思想情感。

(一)译文句式并不限于七言句,长短句、歌谣体、格律诗,不拘一格,形式多样灵活。总的来说,七言格律诗居多。但不勉强增字凑韵,而尽量保存古诗风貌。翻译诗篇,准肯把握精髓与诗旨。如《魏风·陟岵》首章曰: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

慎旃哉,犹来无止。

汉译为:

登那无木岵山峰,瞻望故乡慈父亲。

深思父亲如闻声:唉!我儿行役久别亲!

早晚勤劳不歇停,昼夜奔波勤操心。

望你谨慎祝保重,慎重服役保全身!

犹可一日来探亲,切莫终身他乡停。

(二)译诗紧扣原文。由意译到侧重直译方式传达诗意,译文求其贴切原意,尽量保存原诗的风格韵味。字、句、篇力求紧扣原文,选用准确、对应的词语表达诗意,使其尽量保存古诗风貌。词汇和语法要有依据,主题明确。译文要读得上口,听得顺耳,解得准确,符合原意。如《豳风·东山》首章曰:

我徂东山,悵悵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汉译为：

我往东山上战场，惴惴然久未还乡。
我来远征离东方，濛濛落雨路茫茫。
归途之远岁月久，风雨陵犯饥渴困。
今日归途苦难尝，我思家念空荡荡。
东归虽云喜洋洋，西望故乡兴悲伤。
新制归装着衣裳，不再衔枚参阵行。
蝓虫蛸蛸然蠕动，久栖野外桑叶上。
敦然独宿车下躺，归途惨况苦难忘！

(三)采取以诗译诗的方式，把自然、优美、凝练、含蓄的古代语言，译成现代汉语，将它的思想情感、它的神韵意境、它的节奏感和音乐美，都有机地融入作者译文时所使用的语言之中。而又调利口吻，近似现代白话新诗，多为七言体，自然流畅，格律整齐，朗朗上口，诗味浓郁。如《豳风·东山》次章曰：

我徂东山，惴惴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果臝之实，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蠨蛸在户。
町疃鹿场，熠熠宵行。
亦可畏也！伊可怀也！

汉译为：

我往东山保边疆，惴惴然久不归乡。
我久始归离东方，濛濛细雨沮途挡。
归家之念愈殷望，离家日久室庐荒。
果臝之实蔓房檐，蛸蛸之虫室中荡。
蠨蛸之虫门结网，庐旁畦垌之地方，
竟成麋鹿之草场。夜间黔首寂之时，
唯有萤火之闪光。茅屋幽阴变废荒。
望而生畏人心慌，我睹惨景浮翩想。

(四)尽力将译文写得绘声绘色，生动传神。批判继承旧说，既不轻易否定，

也不一味盲从,斟酌损益,颇得其宜。有些译作韵味悠长,能传达出原诗的精神风貌。编辑《小雅·常棣》首章为例: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汉译为:

郁郁苍苍棠棣花开,有萼承藉鲜艳茂盛。

花萼依倚而遍地生,岂不韡韡鲜明交辉?

况人有兄弟同胞亲,不如花萼相依为命。

我观察而遍阅世人,谁能比上兄弟亲情?

编辑《小雅·常棣》次章为例: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汉译为:

同胞兄弟胜于他人,平时不知血脉相亲。

一旦变故则知恩深,是故死丧可畏之事,

唯有兄弟甚相思情;不幸哀尸原隰之间,

唯有兄弟往而求寻,天性之亲自不容论!

译者能将历代学者有关词语的考证成果和有活力的原文词语,择要吸收到译文中来,实事求是,以史证诗,以诗证史,以诗译诗,做到继承与创新,水乳交融,上下文浑然一体。

宋德宽

2013年12月26日





导 读

《诗经》作为文学长河的源头,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有鉴于此,作者不揣简陋,在每一诗篇之后,都有一篇艺术品鉴。或解诗旨,或论意境,或摘瑕疵等。虽然见仁见智,未敢必其正确,但希望能为读者徜徉诗境做一次导游。

本书利用史籍文献、出土文物、古今名家解说以及近人最新研究成果;以政治哲学论,经义无妨于此一时,彼一时;以现代史学与文献学论,则永远要追求一个最原始的终极答案,尽管无法达到,总要无限接近。本书就是通过对《诗经》全方位、多侧面、深层次、立体化的品鉴研究——综合认定。

《诗经》一共有三百零五篇,每一篇讲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有一个道理,可以说相当多了,然而用其中的一句话就可以涵盖《诗经》中所有的义理而没有丝毫遗漏,这就是《鲁颂·駉》中所说的“思无邪”,它的意思是,人的思想念头,都是由天理中生来的,而不是由私欲所扭曲的,这一句话,就把《诗经》的思想、道理完全概括了。诗人的言语有赞美的,有讽刺的,对善良的人和事,就用美好的语言来赞美它,以感发人的善心;对丑恶的人和事,就用尖刻的言语来讽刺它,以惩罚人的恶念。要提起人们善良的念头,除去人们丑恶的思想,使人们的性情温和纯正。如果人心的每个念头都是纯正的,没有被私欲邪念扭曲,那他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充满了善行,而没有恶行,充满了被赞美的行为,而没有被讽刺的行为。诗人的赞美和讽刺,也不过是为了劝善惩恶而已,因此由“思无邪”三个字,足以概括《诗经》的精神了。想要修身的学人务必了解,应该将功夫下在“慎思”之上。

然而,《诗经》堪称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展示的是两千多年前古代先民的生活画卷,其中记载的人物数不胜数,包括帝王将相、诸侯大夫、忠臣奸佞、官吏庶民、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贵族王妃、将军士兵、说客策士、游侠隐士、明君贤士、孝子逆孙、淑女叛夫、思妇弃妇、贤妻良母、农夫商贾、君子小人等等。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

济、军事战争、政策法规、外交辞令、治国育民、邦国兴盛、民族关系、阶级矛盾、民族民俗、伦理道德、工农生产、车马狩猎、祭祀典礼、服役徭役、定都建国、宴飨欢聚、田野耕耘、采摘渔牧、婚丧嫁娶、初恋思慕、闺怨春情、幽期密会、洞房花烛、迎亲送葬、怀人悼亡、风土人情、典章制度、礼教礼仪、山川草地、边疆河水、草木虫鱼、飞禽走兽、莺啼马鸣、风萧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祷祝愿、占卦圆梦等等,无所不包,生动表现了古人的七情六欲及宇宙人生、伦理道德、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等各种观念。涵盖之广,跨度之大,史无前例。

产生于浓厚人文、理性色彩这一肥沃土壤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诗经》,极为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强调文以载道的教化作用,所以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和伦理道德主题。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和说教,一直被当作一种无可非议的价值倾向。所以,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旺、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等,一直是《诗经》的主旋律。如《诗经》中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诗篇有三十多首,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大雅》中的《常武》《江汉》《皇矣》及《颂》诗中的一些诗篇。这类诗篇多是对统治阶级、上层将领征伐武功的赞美。《常武》以激昂的文字,夸耀王师的兵强马壮与士气高昂,赞美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战役,突出了军队阵容之整齐、气势之盛大,以及宣王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江汉》更是不吝笔墨,以近乎矫情的夸耀,直陈战功的辉煌。这种“主旋律”式的诗篇,多是对君王、诸侯、将领攻伐武功的歌颂,着力表现国力的强盛、胜利的辉煌、王师的威武与武功的浩大,呈现出壮丽雄浑的艺术格调。

第二,即使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人民也要付出戍役、流血和生命的昂贵代价。而那些统治者穷兵黩武、任意发动的战争,更造成了无谓的牺牲和灾难。《邶风·击鼓》、《豳风》的《东山》和《破斧》等,诗篇的字里行间,则散发着浓郁的离愁别绪与厌战悲苦。如《小雅·采薇》:爱国之情与思乡自伤之情的矛盾体,它既热情描绘了抗击外辱、保卫国家统一与安全的周朝军队,又从更广泛的层面揭示了兵役徭役给社会、家庭、民族关系等方面带来的深重灾难。首章曰: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开首写征夫久戍不归,不能过和平生活,都是玁狁侵害之故。首两句道:我





今离家出戍，正当春月采取薇菜之时，薇菜初生，破地而出。“采薇”即采集野生的薇菜，食不果腹的士兵只好采薇而食，以野菜充饥。在人的诸项生存活动中，温饱是最根本的，也是首先要保障的，如果靠采薇菜来维持生存，那么，生活的艰辛就不言而喻了。“薇亦作止”，表明是春天，薇菜刚刚绽出小叶，即出征之时。诗以采薇起兴，是戍人回忆往事的线索。诗人巧妙地通过“采薇”，以引所抒之情，表达其日益深重的乡愁。故用一唱三叹的复沓形式反复咏唱：“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此时心口相语，何时归乡啊何时归家？然而计之当在岁暮。突出表明士兵们渴望归家，十分心切。那么，“我”今所以舍其室家，为玁狁之故；所以不遑启居，为玁狁之故，非上之人故而如此苦于我。面对玁狁的侵袭，戍地不稳，但士兵虽归心似箭，而作为军人有守卫国土之责。诗人把怀乡情结与戍边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士兵虽有归心、私情、怨恨，但把这种情感归结到玁狁的猖狂入侵上，即“玁狁之故”；对周王朝没有半分指责，这大概就是古人称道的所谓“虽兼私情，公义言而重在义”吧！

前三章的首四句，虽用重章之叠词的复沓形式，但复中有变，或一字之变，或一句之变，或几句之变，循序渐进，抒发思家盼归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心情越发急切难忍。故次章曰：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次章，写归期之远，忧心如焚；征途艰苦，无暇顾家，派人问家安否？诗言：我当采薇菜之时，而出往戍地，其薇菜初生而柔脆。预计其归期之远，未免心忧，且忧心忡忡至于烈烈然。尤长途之苦，饥渴固所不免；但我戍役之久，方未停息，抗击玁狁，疲于奔命，何暇归家顾及亲人室家，只使人归问家之安否？“薇亦柔止”一句，是指薇菜茎叶柔肥，表明是夏天，暗示久戍不归。诗人真切地表达出，由于出征的艰苦，使得思归之情越加浓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盼望归家，但时间都过了“阳月”，归乡似乎还只是个遥遥无期的盼望。这都是为了抗击玁狁的侵犯，正是因为他们入侵中原，才害得自己出戍而居无定所。诗人在此章中叙述了久戍在外的士卒，大概有五种事是最感伤的：一是归期之远，离家之悲，未免忧心如焚；二是受长途之艰，忍饥受渴之苦；三是戍役之久，无暇休息之劳；四是不得家中音讯之忧；五是无暇回家，使人回乡问平安。而五种忧愁，可谓“忧心烈烈”。